

百大家評註史記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百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百大家評註史記卷之四

狀元 蘭嶠 朱子蕃 彙輯 會元 藿林 湯賓尹 校正

老莊申韓傳贊

狀元修撰朱之蕃評

按老子謂孔子曰吾聞富

者送人以財

仁者送人以言

言吾今竊效

仁者而以言

送子乎因語

之云云大都

欲其柔弱不

爭以遊於俗

也

宗伯大司成趙

用賢評

大史公合考

莊申韓為一

家而推老子

為深遠大較

得之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季表曰曰驕氣多欲

態色淫志此皆務華而為盛德累者故謂其當一切去之老子之道一以自隱無名為務據此言亦足以觀之矣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言變化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疆為我著書於是老子更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按索隱曰時人莫知老子而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莊

適周而見老
聃蓋問禮也

莊子乃謂孔
子見聃而歸

三日不諱曰

吾見老子其

猶龍乎丘之

於道其猶醜

雜與吾不知

天地之大全

也是何尊之

之過也吾意

莊周老聃之

流欲借孔子

以尊聃耳而

向史迂亦輕

信而迷之

冢宰大學士申

時行評

朱子謂莊子

才高如老子

又謂其不肯

學孔子所謂
智者過之者
也按漁父盜
跖胙匿庚桑
楚皆南華經
篇名

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

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南華經亦有寓言
篇名寓寄也作人

姓名使相與語
是寄辭於其人作漁父盜跖胙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孔子之術畏累虛元

桑子之屬亢桑子王邵本作庚桑庚桑楚人姓名莊子云皆空語無事實然善
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即其人也

屬書離辭離辭猶力折
其辭句也指事類情用剝削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宿

學謂老
學也其言恍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

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

郊際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

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污瀆演汚
之小渠也無為有國者所羈終

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

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疆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謂而主刑名

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謂非為人口吃不能

天官學士徐顯

卿評

此篇在其言
恍洋自恣以
適已處截上
叙其學下叙

其事然總是
以自隱無名
為務脫不得

其要本歸於
老子之言一
句意

翰林學士全
叙評

叙事處少獨
述非之說難
一篇可覽

又評

文章須要說
盡事情如韓
非諸書大畧

可見

翰林檢討肖
舉評

夫子沒微言
渺申韓之徒
切名實孤憤

說難極人巧

道說而善著書 子斯俱事荀卿斯自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

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

疆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嘉之於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

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

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五蠹內外儲說林

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能自脫說難曰

唐荆川曰此篇與韓子微異煩省少不同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能分聖之心恐

犯逆鱗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

非吾敢橫佚能盡之難也李九我曰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陳辭說之尚非意以

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沈蛟門曰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

以說合其情故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

棄遠矣彼為名高而我以厚利之說進則彼以名高而我棄遠我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

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彼為厚利而我以名高之說進則彼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

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

奪天工惡端
幻變百出而

不亂以文發
史術亦甚難

狀元修撰孫繼
臯評

通篇以知難
為主先以三

非字反說引
起既用名高

厚利作眼行
三節結以不

可不知為一
段又用身危

行眼行六節
以故曰帶下

亦結以不可
不知為一段

又知歸所說
至所以親近

不疑為一段
而以知字起

句末三引一
論作結而中

云處知則難
及不可不察
句蓋推知難

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穿鹿門曰說以名高則與彼之文飾合

利豈不中彼肯察然彼尚顧高名也故陰用其言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

而顯棄吾身此說所以甚難而為吾人當知也

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

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

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欲

為功而吾與知焉則必妬我矣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疆之

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彼說

大人之短以為竊已之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驚權韓子驚權作貴重謂存彼細

事情乃為譏刺間也

詐而賣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則疑其借我而資彼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

我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則疑其借我而資彼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

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季九我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提汎濫博文
則多而久之倦其久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霍昆湖曰
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知其計
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知其計
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猶概

而後不輕說
此韓非說難
之大旨也

又評

深入世故曲
盡人情意極
淵深辭極富
麗句極奇崛

調極古雅自
是先秦文字
乃卒以此受

戮陶淵明云
嗟哉韓非竟
死說難惜哉

柱國大學士李
賢評

探人心伺顏
色而求合則
邪佞說謫無

所不至適足
以取死說難
篇蓋非最得

意之文最失
意之過

榜眼侍讀李廷
樞評

此說之難不
可不知白應

格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

也

乙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

君初不從則且退待君之悅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

也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

而者文飾甲之無失說大忠無所拂辭大忠志在

疑知盡之難也知事上之難謂人臣盡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溥謂君臣道合曠

君也君之渥澤周浹于臣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

魚水相須鹽梅相和也臣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

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殷本紀云尹為有莘氏勝

百里奚為虜晉世家云襄滅虞公及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

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士之所恥宋有富人

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

其子而疑隣人之父茅鹿門曰子親也而先言之則見以為智昔者鄭武公欲

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闕其思曰胡可伐迺戮

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沈蛟門曰闕其思之言豈不投

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

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關其思以言合而死是甚者為戮也

隣人之父以言中而取疑是薄者見

上文語照應
文法

又評

秦王悅非而
李斯姚賈言
之豈非之說
其有傷乎同
計同行者乎
春坊庶子黃洪
憲評

張文潛謂史
遷將老子與
申韓同傳非
是強安排真
源如此也真
德秀謂老子
將欲翁之必
固張之將欲
奪之必固與
之此陰謀之
術則申韓之
所本也
館師學士沈一
貫評
鄭人非不知
用其臣之謀
也而闕其思
以費非以其

疑也故非知之難而處知則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斷其足者

則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

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衛君心愛彌子故不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以為罪而反以為孝

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一本念作啗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

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

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嘉疏

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

然戾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

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

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

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

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

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

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

謀之忠戢也。以售計也。其子非不受也。而胡以滅其所以為親愛者非也。以市利也。嗚呼。以春秋之時。而有是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也。后世宜鏡已。
狀元修撰朱國祚評

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虛無體也。因應用也。謂因而應之也。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

微妙難誠。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

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礅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老子與韓

非同傳論者。非之。然余觀太史公之旨。意宜苟然哉。于老子曰。無為自化。于莊子曰。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于申不害曰。本於黃老。而主刑名。于韓非曰。喜刑。

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夫無為自化。去刑名。固霄壤也。然聖人所以納天下于善者。政教也。世非太古矣。無為安得自化。政教不施。則其弊不得不出。

于刑名。此太史公自源祖流詳著之。為後世戒也。

司馬穰苴列傳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齊景公時。

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齊師敗績。景公

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

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索隱曰。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音即。匠反。遂以將軍為官名。

故尸子曰。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將兵。杆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問伍之

中。嘉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

翰林庶吉士陸

燦評

韓非與李斯

俱事荀卿夫

荀卿本儒術

而二子俱刑

名法顯竟以

刻急自滅其

身何大背其

師說耶

兩浙文宗蘇潘

評

斯以藥死非

一節罪不可

道矣

翰林編修方從

哲評

論申韓之慘

而歸之老子

遷之論確矣

而世乃議之

曰先黃老馬

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按旦日謂明日也。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影下漏。謂下滴漏。以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正義曰。已音親。戚左紀監甲暫反。親戚左知刻數也。
 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什表決漏。索隱曰。什音赴。什者卧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中故也。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援音袁。枹音浮。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云。苟使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於事不拘君命。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又斬馬之左驂。以街者在左故也。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

史記司馬穰
 苴齊景公時
 待請學士方孝
 儒評
 何耶
 曰先黃老馬
 而世乃議之
 遷之論確矣
 而歸之老子
 論申韓之慘
 哲評
 翰林編修方從
 道矣
 一節罪不可
 斯以藥死非
 評
 兩浙文宗蘇潘
 師說耶
 身何大背其
 刻急自滅其
 名法顯竟以
 而二子俱刑
 荀卿本儒術
 俱事荀卿夫
 韓非與李斯
 燦評
 翰林庶吉士陸

人也其事甚偉然戰國策

云司馬穰苴為政者也

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

閔公遠矣太史公取戰國

策而作史記當以戰國策

為信

又評

宜故賤恐法不行而請所

寵所尊蓋逆知其必不用

命而欲藉以行法也立表

下漏折費之意已萌矣至

於外表決漏而其意已決

豈待問軍正哉惜費在其

計中而不悟耳

宗伯王世貞評

看此處義嚴

食最比其羸弱者必耳反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

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度黃河於北去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

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

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

氏高國之屬害之諧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

高國等索隱曰田乞田信子約亦信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

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為齊威王也

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

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閔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

寢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

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孫子吳起列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十三篇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

詞厲令人不寒而慄

翰林修撰沈自

分評

此與孫子斬寵姬之意同

又評

斬賈之事漢

以後不可行

狀元修撰孫繼

卑評

兼道之取勝也為齊一時

之利而諸田

之日強也為

齊世世之害

狀元修撰焦茲

評

按考要云和

原號太公因

原名因齊田

敬仲世家云

太公求為諸

侯周天子許

之十九年田

和立為齊侯

闔廬曰子之十三篇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

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

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

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

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鐵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

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穿鹿門曰婦人性本喜笑

而見孫子之按陣只視為狎戲一般故復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

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

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索隱曰趣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

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

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

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楊慎曰不願下觀蓋有憾於殺

也二姬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

午立桓公卒
子威王因齊
立此不云和
為侯似闕也

翰林編修鄭德
傳評

按吳越春秋
云吳王登臺
向南風而嘯
有頃而雲群
臣莫知曉王
意者子胥深
知王之不定
乃薦孫子於
王王召孫子
問以兵法每
陳一篇王皆
稱善

柱國大學士李
賢評

斬王之寵姬
二人此與田
稷直斬莊賈
同律

探花編修湯賓
尹評

古者天子之
遣將躬為推

破疆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門外大家孫武家

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非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

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索隱曰臏頑忍反龐涓皮江反涓古玄反

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

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沈按門曰以法刑斬其兩足欲使之形體不全則列

國莫之用則彼雖賢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竒竊載

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

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

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射音石隨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一云質謂

也問非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

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問

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

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

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李九我曰雜亂紛糾謂事之錯雜不就緒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

穀曰聞以外將軍制之故

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殺魏

王用穰直而莊賈誅二君

者非不願寵幸也知將不

可以寵幸奪也

國史修撰高岱

評

相與友而陰嫉其能乃先

則之欲其不用於世庸不

負消消先負

贖矣

翰林編修鄒德

傳評

重射謂以重相射即下于

全是也註非

館師學士沈一貫評

又評

可控捲而擊救闕者不搏旁鹿門曰音擣戰謂救闕者當善為解之無以手

也批亢擣虛按批者相排批也亢者抗也言敵人相抗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

之虛也此當是舊語升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謂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

故孫子以言之也解兵也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

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

曰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

時梁必釋趙而自救是一舉釋趙而嬰魏也

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申瑤泉曰王劭接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

無十三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

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

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究較門曰伏後

蹶猶挫也案魏武帝曰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

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

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並行逐之應前百里趣孫子度其行暮

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

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並行逐之應前百里趣孫子度其行暮

攻其不備
館師學士沈一

貫評

直走大梁此

伐其所必救
也孫子先算

一步棋矣

狀元修撰朱之

著評

此並是將略

中所稱藏於

九天之上動

於九天之下

蓋不必矢石

之間而勝者

太史修撰陸可

教評

吳起傳本諸

家之言而成

文所以首尾

無呼應處

冢宰大學士申

時行評

盪臂而盟亦

壯志也然終

母死不奔喪

又評
則無行甚矣

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
至斫木下。見白晝。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
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按豎子謂臆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
太子申以歸。孫子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與前句相應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
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季九越欲以成
妻以求為將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
然亦忍甚矣。

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士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
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盪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

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申瑤泉母死不奔喪此吳起一生曾子薄之。而與
短處視殺妻求將者又有甚也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

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人此魯君
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

克曰。起貪而好色。至荆石曰王邵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
平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

嘗人惡之者必惡之於君也不直用嘗

君字

少師大學士王錫爵評

善寫起所以得士之心

又評

述此便見起能使士卒死

戰

宗伯大司成趙用賢評

李克謂起貪而好色而此

言其廉平又云節廉豈其

性本貪而因欲立功名故

自橋勉耶

翰林學士全天

叙評

按此段本戰國策而文法

少異

又評

按此與文侯

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毋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實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為人也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衛文侯以為將擊秦拔

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

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隱曰吮音弋才軟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

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乃為之吮疽爾固有何不足而乃若此哭乎母曰非

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

死所矣是以哭之茅鹿門曰吳起以恩結之則士卒以恩報之而樂之為效死故曰妾不知其死所言必為之死也文侯以吳

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

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

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此見三苗雖險而不足恃

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沈蛟門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

阪在太原晉陽修政不仁湯放之此見夏桀雖險而不足恃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

今孟氏在其西今言左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

則東邊別有孟門也

此見殷紂雖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法言

時李克輩橫論相同律

狀元侍讀孫繼

起之功誠出

田文之上而

田文所以能

折服起者起

畢竟是殘忍

的人衆心不

服為君者終

不敢以為心

腹故也然則

立心制行之

間所闕匪淺

鮮矣

宗伯學士蔡昂

評

起之入楚多

戰功太史公

並為虛語以

序次之而不

及其治兵合

戰之畧惜哉

天官學士徐顯

節評
按吳起在衛則卿黨謗之

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

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

田文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

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孰與者言子與我孰優也文曰不如子此治民理財不起曰守西

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實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此守境威鄰不起曰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

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申瑤舉曰前三件起雖高出田文只

是人心不信一件不及他就是不濟事了故終只得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

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韓公叔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

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

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

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

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王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僕教

之言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

事魯則魯君
疑之將齊則

公叔害之相
楚則貴戚射

刺之豈其所
遭然哉觀太

史公 其
殺妻一

言則起猜忌
惡起者

之性所如不
合不足怪也

探花編修湯賓
尹評

一抑一揚文
法有萬千變

狀元編修朱國

祚評

伍胥遭多難

而轉宛曲指

悉如生行可

令人悲咽流

涕矣

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

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並陳

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疆。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

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並中悼王。索隱

曰楚系家悼王既葬太子立。肅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並中王尸者。坐射

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

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滑明

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

恩。亡其軀。悲夫。按孫子正所謂能言之故未必能行之也

伍子胥傳贊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

王。索隱曰舉直諫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

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李九

翰林檢討郭正

域評

伍奢此諫與

無忌相反宜

乎其取禍也

要之無忌罪

不容誅於伍

奢乎何過

狀元侍讀孫繼

鼻評

伍尚之就死

正也胥之逃

生權也雖繁

胥豈真知權

哉胥而知權

則必假力強

國問罪於楚

逐不當立者

取讒臣無忌

戮之於市乃

退而耕馬可

也不知出此

而引兵入郢

其為辱有不

見平王惡太子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

禍根正源於此取婦平王遂自取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

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茅鹿門曰揣摩無忌心中事乃

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騶按地理志潁川有

城父縣索隱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

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

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武奢考問之平王亦未敢遽信其言故召其傅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

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

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沈蛟門曰禽

之姓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

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

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

為人剛戾忍詢音火詬反索隱曰鄭氏作詬詬罵也音詬能成大事彼見來之並禽其勢必不來王

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茅鹿門曰言汝兄弟若來則免爾父之死不然則必殺爾

謂已甚也胥

此申包胥所

人而戰一國

忍言者仇一

謂已甚也胥

謂已甚也胥

謂已甚也胥

謂已甚也胥

謂已甚也胥

謂已甚也胥

豈真和權哉
雖然為尚也
易為胥也難
又評

傳子胥不忘
郭也故一傳

中叙夫差復
父仇也雖伯

話亦復祖仇
也申包胥復

君仇也越王
復已仇也白

公復父仇也
此叙事之微

也
宋伯大司成趙

用賢評
太子建之奔

晉而歸以謀
鄭可謂秦謀

矣而胥與之
俱不能無罪

狀元修撰孫繼
卑評

鄭既厚遇公
子勝而勝又

與晉謀國鄭
薄行甚矣旬

父也蓋以父為餌而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

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王荆石曰伍尚遂欲往

言彼所以召我者非真欲生我父恐我兄弟走脫而後面生何益父之死往而

禍故以父為質而詐召之我二子若到則父子必俱見殺矣何益父之死往而

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况蛟門曰父既死

之以死何益於父哉祇徒使不得報仇不如出奔借他國之兵以雪父之恥更為上策若徒往就死而父子兄弟俱滅則何為也哉伍尚曰我知

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

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王鳳洲曰此是伍尚告其弟謂若汝則

之仇而我則只當歸而從父以死也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貴弓執矢嚮使者索隱曰劉氏貫

反謂滿張弓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詹聞子胥之亡也曰

楚國君臣且苦兵矣為後子胥伍尚至楚楚並殺詹與尚也終詹伍胥既至宋

宋有華氏之亂焦漪園曰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

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

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李九我曰事未會者

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

旬昭關說幾
不得脫何足
怪哉

翰林學士全大

叙評

忽說吳事文

忽轉楚事連

動不羈筆端

若神非太史

公不能若此

狀元修撰焦

疏評

子胥入吳且

久不事吳王

僚而退耕於

野以僚不足

與也然方公

子光之誅弑

吳王也何不

引身為公子

光蓋臣而特

進專諸蓋其

國方內亂事

未可知也

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西江。乃吳楚之境。昭關欲執之。伍

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茅鹿門曰：吳越春秋云：子胥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關，關吏欲執之。胥詐曰：上之，所以索我者。

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追之在後。至江。江上有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我將告子欲取之。關吏因舍焉。追之在後。至江。江上有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

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

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孫相溥曰：伍員至江，江上老人渡之，解千金劍與之，不受，問其姓名，不告。

及伍員得志，使人求之，而不得。伍員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王荆石曰：子胥也。飲食必祭，曰：江上丈人云。

作吳錄，故裴氏注引之。漂音粟，水名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

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

俱讎，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

離居巢而歸。李九我曰：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犁。贏姓之國居巢亦國也。犁奔南巢，其國蓋遠。尚書序巢伯來朝。

蓋因居之於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

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

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以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

專諸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

諸

春坊庶子黃洪

憲評

按左傳卻死

為楚左尹杜

註不訓伯氏

太史曰宗姓

或有見徐廣

曰州犁子必

誤也

文懿公詹丞楊

守陳評

用兵之道宜

節民力孫武

子得之矣

翰林檢討郭正

域評

雖其豐而後

攻之則彼力

分而屈

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按不曰勝而曰太子建之子勝不曰秦女而曰奪太子建秦女此書

也。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

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謂吳王闔廬。黃葵陽曰公子光欲弑吳王乃請吳

王飲酒。而伏甲士於空室中。時吳王左右亦多。及酒半。公子光詐稱足疾入空

室中。而使專諸進魚以匕首刺吳王。吳王立死。左右亦殺專諸。公子光出其伏

甲。格斬左右。遂自立。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

大臣卻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沈蛟門伯州犂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

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卻楚世家云。殺卻宛。宛之宗姓。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

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公子燭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

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

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

與潛。駟案六古國。臯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駟案左

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駟

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駟

豫章在江南。王鳳洲曰。按杜豫云。昔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

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

狀元修撰朱之

蕃評

一欲覆楚一

欲存之覆楚

者快觀之仇

也存楚者不

負君之德也

各行其志者

也

冢宰大學士申

時行評

子胥之所當

仇者實無忌

也按楚既為

之殺無忌滅

其家昭王又

使人謝先王

之過而勉之

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

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概音古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常公孫

瓦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都遂擊王。索隱曰郢音已卯楚

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鄭。季九我曰走音奏

國。鄭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

正義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即是。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

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

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

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

已。沈蛟門按越絕書云子胥鞭平王之尸而數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

曰。子之報讐。其言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正義曰申包胥言

凶暴勝天。及天降其

凶。亦破於彊暴之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

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孫柏潭曰。倒音丁老及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讐。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

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只得顛倒疾行。逆理施事。

歸則子胥亦可已矣而至鞭平王尸其已甚哉

翰林庶吉士陸燦評

言讒而文自佳足以動吳

王矣

又評

賊臣乘間以讒賢者

兩浙文宗錄

澹評

數句連用我

字若字文法

奇崛與張儀

激楚相語同

狀元修撰康文

獻評

子胥忿恚如是則其在當

何得責吾其後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鹿門按越絕書云嚭為人覽聞辯見目達耳

通諸事無不知闔廬用之伐楚有大功還吳王以為太宰闔廬卒嚭見夫差內

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談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儻

口不得一言詔知嚭與子胥有隙王鳳洲曰子胥數欲伐越嚭屢受越賂而勸

往而不知來者也夫差伐齊愈堅越人之計故與子胥有隙

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尤甚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

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

伐齊子胥專懷彊諫沮毀用事索隱曰復音皮逼反沮音自呂反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

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報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

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季九我曰伍子

胥屬其子於齊此為大失一着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

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

賜伍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

反誅我我令若父霸王荆石曰此語張儀檄楚相語同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

於先王幾不得立幾音祈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謾

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正義曰器謂棺也

也吳必亡也

時處君臣上下之間必有不當于道矣此讒之所由與也

少師大學士王錫爵評

屠隆題伍員廟云伍相抗

瘵士重義輕

其軀壯哉白

白心皎皎當

不渝解劍豈

徒爾投金衣

區區入郢已

覆楚浮吳終

報吳感激千

載下以為壯

士模

採花編修湯賓

尹評

太史公此贊

蓋以腐刑故

發憤而深悼

其無所獲報

左傳云樹吾墓檟檟而抉吾眼索隱曰抉音烏縣吳東門之上牙鹿門曰東門

今名封門鱈音普姑反鱈音覆浮反越軍開示浦子胥壽盪羅城間北以觀越

冠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

黃葵陽曰吳王聞子胥抉眼以觀越寇入吳之言乃取子胥尸盛以馬皮而投

之江中曰孤不願使大夫有見也徐廣曰魯哀公十年按年表云吳王夫差

十一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沈蛟門曰吳地記云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

年也子胥杯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因命曰胥山舊漪園

浦至晉會稽太守虞約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南今廟見在丘義曰在汴州以令周室越

遠百里故云江上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丘義曰在汴州以令周室越

王勾踐襲殺吳太子左傳太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

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

周也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申瑤鬼曰此語有大憐抑不平態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

同列乎言君有仇於我且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也其凡名尚何異螻蟻王

洲曰言若同時就終亦棄小義言走入吳而不雪大恥言入郢鞭平王之名垂

徒死耳畢境無所報復悲夫方子胥寤於江上子胥至江追者將渡江道乞食志豈

狀元修撰康文

獻評

太史公歷叙

縱橫之徒及

邠行之專用

反覆辨論而

其微意專歸

功於孟子孰

謂其不知道

哉

榜眼侍讀李庭

機評

言邠行之行

其歸節儉仁

義倫理本有

準則持其始

為濫耳濫耳

言其說怪誕

不經濫漫人

耳故王公大

人初欲從之

而其實不易

行也

嘗須臾忘郢耶言志必報仇無故隱忍就功名申培泉曰乞食至吳耕野三年
仇是隱忍以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此語大稱美他蓋太史公以李陵故受刑
就功名也每有懷恨報復之心故慕子胥為人而稱

譽之不
休云

三騶傳

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
其次騶行後孟子騶行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
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
經必先驗小物惟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竝世
感衰孫相潭曰大並世感衰言其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竊
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
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其術皆此類也文粹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
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穿鹿門曰謂術之術皆
駐想又內心留願而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
已化之欲從其術也而衣拂席為敬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王荆石曰
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謂側行

探花編修余有

丁評

此中文勢曲盡變化之妙巧工手也

狀元修撰康文

缺評

此說叙事有體轉換有法且明白簡易

闕鎖謹嚴泰漢文亦不多

得者凡作論可以為法

又評

陳商君罪過

處烟波千里

勸商君避位

處弄丸掌中

文穆公胡廣評
鞅問于觀我

為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選

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

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饑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

孟軻稱太王去邠是對滕文公語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

能入乎黃葵陽曰方枘是筍也圓鑿其孔也謂工人斷木以方筍而內之或曰

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飭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亦有三字合語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

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商君列傳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李九我曰此叙趙良所以見商君事始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

之得見也從孟蘭臯得見趙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不曰弗願而曰

弗敢願此使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子觀我治秦也就與五殺大夫全鳳

百里奚自繫於秦得五羊之皮而因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

諾諾諾諾者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諤諤者讓讓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

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

治秦就與五
殺大夫賢故
趙良只得把
五殺大夫之
功來說

又評
描寫其功德
處言言鄭重
迄今請趙良
書猶令人賞
心百里子

天官學士徐顯
卿評
以上先暗叙
五殺大夫名
功教壽四德
此下一切辨
殿商君又一
一反五殺大
夫

宗伯學士蔡昂
評
趙良此語誠
確論也

又評
詞嚴義峻商
君聞之能不
為之寒心乎

君聞之能不
為之寒心乎

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

門曰。置君謂立晉一救荆國之禍。救楚朝周。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

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叩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

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

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以助杵聲。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

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轉也。第一相秦不以百姓為

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轉也。第二刑黥太子之師。傳至荆石曰。太子犯法

不可加刑。於是刑其傅。殘傷民。以駿刑。商君嘗臨渭論。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

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傷民。以駿刑。囚渭水。盡赤。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

民也。深於命。之命也。言秦人畏鞅甚於君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上謂鞅之處分

今君又左。建外易。在外革易君命。非所以為教也。轉也。第三君又南面而稱寡人

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黃葵陽曰。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人而無禮

人而無禮。何不過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轉也。第四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

翰林編修方從

哲評

恐數事亦不能救太史公答其不師趙良之言過矣

翰林修撰鄒德

傳評

挾持浮說之論太史公蓋洞見商君肺腑矣東坡始進以正論本

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此第五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出車從乘與五殺大多力而駢將夫行於國中相反

者為駢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因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

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人君死臣子不欲

客秦國之所以收君者宜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斥言故託云捐賓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說此一向論盡况蛟門曰看他臨涓論因涓水盡赤則天資刻薄彰矣

以帝王術挾持浮說牙鹿門曰商君初見孝公以帝王術進後變而伯後變而富彊非其質矣言帝王之術非商君本性

持先借此以開且所因由嬖臣商君至秦先謁嬖人景監以為先容及得用刑公子虔王鳳洲曰公子虔太子師也太子犯法欺魏將印不師趙良之言趙良勸之荐賢才謝相印商君不從亦足發明商君

之少恩矣再取他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此二書皆商君變法時作與其人行事相類

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由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卒受惡名於

秦碎至車裂以有以也夫言有以致之而然也

百大家評註史記

卷四

十四

春坊庶子黃洪

憲評

此乃太史公
列傳體也

又評

蘇秦本說秦
為橫不合而
激於燕趙甘
心於所難為
之期年而鞅
血於涇水之
上可不謂能
乎

狀元修撰朱國

詐評

或謂不言放

驩兜而言伐

豈嘗代之而

不服耶余謂

此游說之士

欲售其攻戰

之說耳即下

文言五帝三

王不能坐而

致地故以戰

績之皆是與

續之皆是與

蘇秦列傳贊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茅鹿門曰蘇季子家洛陽本秦人也故先只得說秦王大王之國西有巴蜀

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

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正義曰士能奮擊者故因以奮擊名之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

地勢與形此所謂天府傳曰金神千里天府之國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

騎之用兵法之教習也習也可以並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

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黃葵陽曰毛羽不豐滿則不能乘風故不可以

飛文章不成者正義曰文章法令也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

不可以煩大臣逆人心則行之今先生儼然矜莊貌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

日正義曰異日也日也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補遂

國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書曰若昔大猷蚩尤惟始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

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任用也作內政寄軍令也由此觀

之惡有不戰者乎黃葵陽曰言自古帝王皆藉戰以成功則今欲制六國夫安得不戰古者使車轂擊馳言其言

語相結約親也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餘文辭也諸侯亂惑萬端

續之皆是與

言以起重戰之意皆不足辨但取其文辭

文總公詹丞楊

守陳評

車鼓擊馳一段叶韻之文

又評

信義乃聯屬

國家之大本

而蘇子以為

不親於理殊不當

領師學士沈一

貫評

此篇文字多

叠用句法甚有步驟

又評

此四句分明是商君已行之法

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條科程也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稠多也濁亂也有司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鄒二泉曰兵戈日動戰鬪不明言章理兵甲愈起

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做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

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死士敢死之士也綴甲厲兵効勝於戰場夫徒處而

致利徒空也言無所為安坐而廣地安然高坐而求廣地者故其勢不能而必以戰繼之也故以戰績

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曠谷曰天下未有徒處而可致利未有安坐而必以戰繼之也故以戰績

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

於上民服於下今欲並天下凌萬乘誣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

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

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

資貨去秦而歸滕絨躡草履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

至家妻不下紕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

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篋藏也得太公陰

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唐柳所曰太公陰符是鬼谷所傳秦游說之術本諸此簡擇練熟揣摩研也游說之術

翰林庶吉士陸

燥評

士君子失意

時大都有類

蘇子夫以家

庭之間骨肉

至親情狀如

此薄慈之風

良可嘆息余

每讀至此未

嘗不為之掩

卷

侍請學士方孝

孺評

當此之時以

下議論代叙

事

翰林修撰沈自

郊評

忽入叙事又

粧點其威勢

處燎然如見

國史修撰高崑

評

貧賤也雖宗

或量其情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

或研切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

錦綉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

烏集闕摩言切近遇見說趙王蕭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抵側也趙王大說封為

武安君受相印羊車百乘錦繡千純匹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

散衛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六國之關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

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

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

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猶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蘇

隆或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光耀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太重

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鑿垣為門桑戶棧樞之士耳樞門北也棧木為之如棧伏軾擣街擣街街街也

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抗將說楚王威路過洛陽父

母聞之清宮除道清也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正視側耳而聽媵

蛇行匍伏如蛇不直行而匍匐伏地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媵何前倨而後卑也媵曰以季

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

人亦輕之富貴也。雖宗人亦重之。隱市道不在門外矣。

又評
纒用幾語說盡蘇季子生平。此太史公文筆力處。

探花編修湯賈尹評
按戰國策並不載楚相辱張儀及蘇秦激之入秦事。

少師大學士王錫爵評
韓信傳醉兵北首燕路醉亦訓釋若依劉氏解釋為酒則此云答數百不服醉之訓不通矣。

位富學蓋可以忽乎哉。忽輕也。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其弟也。皆遊說諸侯以顯名。他其術長於權變。

而蘇秦被反間以死。齊蘇秦與齊大夫爭權，齊大夫使人刺殺之。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抑他然世言

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蘇秦本洛陽匹夫，說秦不聽，乃說六國以

從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列傳

張儀者魏人也。呂氏春秋曰：義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張氏為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為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畧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正義曰：傳云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卿之嫡，以為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

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為後檄告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索隱曰：音倍，釋音。

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古

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音足。容反。然恐秦之攻諸侯，敗

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

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

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

又評

古在是篇中

骨子

翰林學士全天

叙評

儀當日心事

被子長看破

了

狀元修撰康海

評

六國畏秦術

成則易從合

則難秦為其

難者儀為其

易者儀為其

矣且儀入秦

固於秦之術

中而不悟秦

何自謂不及

張儀以予論

殆過之矣

春坊庶子黃洪

憲評

愚觀蘇秦得

志而激儀入

秦儀欲連衡

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

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索

曰按謂數設詞而謂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

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

秦能苦趙乃遂入秦王鳳洲曰張儀以已素與秦為友意必如何待已及相見

時秦與六國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

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

以激其意士不見辱則不能激發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

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弗告

出於蘇秦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

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至此纔知君乃

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

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

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今蘇君在

而振暴其短
權謀之士以
術相尚如此
宜其不終也

翰林檢討商雲

舉評

此先言客無
好無能後一
篇皆言其所
好所能

又評

古人陳詞隱
約令人可思
馮煖直云無
好無能便非
當時游士所
及孟嘗固已
心識之矣賤
之以武士也

儀寧渠能乎

太史公曰。二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橫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

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暴音步。卜反。振謂振

揚而暴露其短。扶謂說彼之說辭。成其衡道。索隱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

六國。令從親而擯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

哉。

孟嘗君列傳贊

齊人有馮煖。本作驥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

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

之也。食以草具。草不精也。具饌也。解方山曰。古人陳詞隱約。令人可思。馮煖直云無好無能。便非當時游士等。孟嘗君固已心識之矣。賤之者

是左右不悟。居有頃。倚柱彈其劍。以下文例之。疑當有缺字。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缺劍

欲與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至鳳洲曰。按列士傳。孟嘗君厨有

菜一本。比門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

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於。是乘其車。揭其劍。揭舉也。過其友。曰。孟

少詹學士張位

評

馮煖三歌而
孟嘗三足其
願以此見孟
嘗之能養煖
而煖亦料不
負所養也

柱國大學士李

賢評

孟嘗君貪人
也馮煖予之
便有懷其所
短而補之以
義意故嘿嘿
而待

文莊公丘濬評

以何市而反
此句問得最
巧應亦最好

又評

收責直是好
亡義馮煖之
問固已先度
孟嘗之答已

嘗君客我待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鉞歌曰長鉞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

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

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記疏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會

周禮司會注大計也小宰要會注計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正義曰責債同馮

煖署曰能署書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鉞歸來者也孟嘗君

笑曰客果有能也言果則孟嘗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謂

國憤於憂憤潰同潰亂也而性憚愚憚當作沉於國家之事聞罪於先生得罪

自我啟之沉沒溺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

治裝載券契而行券亦契別書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

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穿鹿門曰凡券

青則合驗之編合矣乃求聽命一本赴矯命矯託也託言以責賜諸民因燒其

券民稱萬歲祝孟長驅到齊行不晨而求見孟嘗君見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

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嘗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

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猶君家所寡有者以義

給不檢詞郭正

田當之說亦

謬論其情耳

一本作不說

意是然詞不

掩映不若作

說佳

狀元待讀孫繼

韋評

史記馮煖西

說秦而此言

說梁予謂當

時惟秦強足

以畧齊未詳

孰是

又評

市義可也后

二策乃鯁鱗

之銜耳

宗伯大司成趙

用賢評

應上開罪於

先生

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附愛其子民猶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

君市義也孟嘗君乃說曰作一本諾先生休矣也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

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此遣其就國而為之薛猶漢世所謂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孟嘗君就國於薛未

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玩作日孟嘗君顧謂馮煖曰先生所為文市

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玩作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

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元

惠王王荆石曰文奔魏在昭王時此固辭不往事必在前史作秦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此非當時所稱追書云耳於諸

侯先迎之者富而且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徙故相為上將軍而虛相位以待孟

嘗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

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

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文彩服劍一王所自佩者封書一補曰一本書下無一字則上當以封

字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謫設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

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也統攝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

又評
請至此卷客
終是虛聲

狀元修撰未之
蕃評

驩言近人情
矣然非君子
之交道也

又評
此段戰國策
體格子語

兩浙文宗蘇
評
此見孟嘗君
所以遇客如
故

又評
翩翩卓有奇

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前自青郭君時既立廟矣今又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

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介芥馮煖之計也。

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復以為馮驩迎之。煖未到手嘗

君太息歎曰：文嘗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

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即前遊梁一軼客亦有何面目復

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煖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

先生為客謝乎？馮煖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

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

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趨向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

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言市之行列有如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黃葵

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人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物忘其中，忘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今君失位

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

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大史公曰：孟嘗君以得士有聲於齊。有聲者言士以故爭趨之，然卒輕重得力

氣玩之不覺
自家意得

柱國學士王荆
石評

大夫悲憤時
卒櫻萋菲而

以其身葬於
江魚腹中嗟

乎冤哉彼先
曉之吟豈容

盈尺之鯉哉
鬻靡不祀吾

茲決矣

翰林庶吉士黃
志清評

太史公筆端
固好而網羅

遺文掘拾今
古當武帝好

文之世才能
畢集諸作皆

備觀覽而太
史公持總其

備觀覽而太
史公持總其

者大都馮煖為也始則為孟嘗君市義於民終則為孟嘗君計就三窟豈不為輕重得力餘三千餘人碌碌無建
明士豈必多哉雖言不得賢才及遭厄於秦竟以鷄鳴狗盜脫則傾側擾攘之中
其濟緩急匪淺鮮矣此言三千餘人雖無益然至以鷄鳴狗盜之能脫其主於虎狼之口則緩急之間亦得力多矣

屈原傳贊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左徒即左右拾遺之內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

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甚

任用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

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王逸云上屈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

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原屈原

疾王聽之不聰也王鳳洲曰此下並太浩蕩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

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

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寫出人心衷情如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

泣如慕如怨如訴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

大成耳乃尤
不可及即屈
原一傳見之

狀元修撰焦竑

評

太史公作屈

原傳其文便

似離騷其論

作騷一節婉

雅悽慘真得

騷之趣者

宮詹學士瞿景

淳評

詳張儀始終

事為屈原諫

楚懷王張本

又評

昔人詠楚懷

有詩云六里

青山天下笑

張儀容易去

還來諷刺甚

婉轉

大史修撰陸可

教評

失齊欲墮秦

計政魏師禍

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嘗下道齊桓以下乃離騷本旨而太史述之以發

自家意思此正牙鹿門曰刺世事說刺當世之中述湯武以刺世事行事有疾於帝嘗湯武齊桓也明道德之

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

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

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

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推離騷本旨完此屈平既紕其後秦欲伐齊黃葵陽曰此又引楚被張

儀誑誘以叙屈大夫所以情激處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

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

張儀懷王心貪商於之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

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

丹浙謂丹水之北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

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

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沈蛟

門曰按補云楚願得張儀而獻黔中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儀請行曰臣善新

尚尚得事鄭袖袖所言皆從遂使楚夫以堂堂楚王方忿怒欲殺已已乃請往

生有胎楚至
此亦悔之無
及已

家宰大學士申

時行評

堂堂楚王而
張儀弄之於
股掌之上若
嬰兒戲亦足
笑已

少傅柱國王蓋

評

懷王不用屈
原之言死於
子蘭楚人咸
咎焉項襄不
咎子蘭反用
之而斥屈原
正所謂好惡
拂人之性者

狀元修撰康文

獻評

索隱曰人君
無愚智賢不

此處在他人決不敢想張儀亦是料
懷王得過然亦見其粗心大膽也
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

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

鄭袖復釋去張儀全荆石曰始之欲得張儀是一點憤心也竟感是時屈平既

疏不復在位使與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

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此一段叙懷王受誑於張儀時秦昭王與楚

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李九我曰秦

信屈原勸破此情故沮王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

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

歸葬懷王忽老成之忠言聽乳長子項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

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

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

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沈蛟門曰屈原胸

卒見懷王之中何多少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

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

終執迷也

百大家評註史記 卷四 二十

自以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不信賢任讒而不能反國之論也

會元侍讀李庭

機評

隨流揚波者不至於俱濁

亦不必獨清

舖糟啜醢者不至於俱醉

亦不必獨醒

所謂與世推移者

文穆公胡廣評

太史公連用

屈平既咄屈

平既疏屈平

既嫉之三句

蓋反覆狀其

不遇為投汨羅死地耳

穿鹿門曰懷王以靳尚子蘭為忠且賢而不悟其為不忠不賢之大也

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

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

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即澤意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

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

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而至此宋喜曰漁父蓋亦當時隱遁之士

或曰亦原士或曰亦原屈原曰舉世混濁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

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隨流揚波

言不必俱濁亦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啜其醢舖糟啜醢言不必俱

瑾握瑜瑾瑜皆美玉也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汶汶猶昏不明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

中耳人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賦詞不載於是懷石遂

自投汨羅以死

太史曰余讀離騷李九我曰離遭也騷憂也天問招魂哀郢此皆屈原所著之書悲其志屈原志忠為國鬱抑莫伸

又評
此贊意凡四
轉而語奇崛

天官學士徐顯
卿評

喜賓客三字
是一篇綱領
後凡四節皆
是喜賓客實
跡

宗伯學士蔡昂
評

笑覺之必戩
以成好士名
此戰國之昔
也設有賢君
當此事也奈
何賢君之後
宮不使見覺
而笑也然意
向之輕重在
心甚微而士

大為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淵原沉於未嘗不垂涕。悲其想見其為人。想見其忠
也。及見賈生弔之。玉鳳洲曰賈生賦云。悲九州。又怪屈原以彼其林游諸侯。何
國不容。太史公此言亦與賈傳同意。而自令若是。而至沉淵以死。讀鵬鳥賦。同死生。輕去就。
言生死去就總一。又爽然自失矣。然若不知為何有也。

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正義曰勝武證反徐廣曰諸子中勝最賢喜賓

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

武城。正義曰今貝州武城縣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覺者。樂散行汲。散亦作澗索隱

音先寒反亦作冊音同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覺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

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瘡之病。徐

曰瘡音隆瘡病也正義曰罷音皮瘡音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

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覺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

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

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覺

之去就異焉
可不慎哉

翰林編修方從

哲評

前後稍稍二

字相照應見

賓客去就之

狀元修撰朱國

祚評

食客數千人

求二十人而

不足及十九

人又不能有

為當時之士

可知已四君

徒相傾以取

文懿公詹丞楊

守陳評

目笑者狀其

笑態發而

輕之意

干目也

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反應前貴士賤妾語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躐者美人頭。

自造門進躐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

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秦之圍邯鄲，正義曰：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趙使平原

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

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

不外索者更不別也。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

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李九我曰：一作自存自薦者人不用也。遂聞君將合從

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

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

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茅鹿門曰：錐末甚利，故置之囊中則其末立刻出見。以此賢士處世有諸中者

必形於外也。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

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

中，乃穎脫而出。沈蛟門曰：鄭玄云：穎，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

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發一作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棄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

館師學士沈一

賞評

據他一時搭

應俱是投機

的話

翰林廣吉士陸

煥評

其英姿雄風

千載而下尚

可想見

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

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

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客何為言此平

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

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

也黃葵陽曰言我與爾只隔十步之內我少進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

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

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

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

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

知惡焉著此數語所以激怒楚王處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

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

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

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奏音奉若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

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奏音奉若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

侍讀學士方孝

儒評

又登用三毛先生字

狀元修撰羅倫

評

按此傳全襲國策而前後布置少異

又評

按國策末申作捲甲

翰林修撰沈自

祁評

從橫之談妙盡於此

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

與堂下。公等錄錄。索隱曰音六王劭云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

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

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反應前先生不能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

於九鼎大呂。王荆石曰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謂為天子所重也。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鐘。毛先生以

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

申君將兵赴救趙。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徐廣曰躡草履也。登長柄。登音登。筮有柄者謂之筮。說趙孝成王。一見賜

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曰趙之虞在河東太陽縣。今之虞

卿縣是也。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死

徐廣曰復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索隱曰一作係。按媾亦

講講亦和也。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

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不遺餘力者竭盡其力也。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

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

入評

按此段論鄭未媾秦不成

狀元侍讀孫經

畢評

虞卿此言乃不辨之辨不為之為蓋深於長短之術者

又評

虞卿欲堅趙王合從之志故為其言以動其聽

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

秦秦內之索隱曰內鄭朱者欺以欲與趙講解也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

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

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顯重以示天下者顯用鄭朱以明趙之趙人與已媾

而止諸侯援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

趙之兵也楚魏見趙之已講解于秦也則止兵而不來救秦因見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

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王鳳洲曰長平既敗趙卒皆降秦武安君遂欺

趙之降事四十萬衆一夕盡坑之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

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光卧

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知許又曰寡人

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

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

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

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因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

宗伯大司成起

用賢評

在濁世為佳

公子清世則

石矣褒貶在

言外所以稱

為雄深未睹

大休一句可

斷平原之失

余按謀周曰

長平之陷乃

趙王信問易

將之咎何忍

平原受馮亭

哉斯言的當

又評

虞卿非窮愁

不能者書目

見韓子作柳

子厚卷誌用

此意

乃抵虞卿卿乘相印乃與齊間行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
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
節義稱號揣摩政治凡八篇以利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執文志云十

篇五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茅鹿門曰言在戰國濁世則彼可謂佳公子是揚他然未覩大

體然於大體要則彼鄙語曰利令智昏心為利迷雖知禍而故平原貪馮亭邪

說韓馮亭以上黨駕禍於趙趙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使白起

括趙卒遂降白起一夕盡坑之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虞卿始終事趙教以

長平趙幾於亡國是令智昏也秦人無信信結從約

趙不何其工也此是揚他言此及不忍魏齊捐相印棄萬戶侯以赴其急卒

困於大梁此又抑他卒身亦自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願涇陽曰輕身赴

必無幸在常人且知不可為况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者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虞卿素稱為賢者而顧如此乎王荆石曰蓋身苟顯達則無暇著書以自見故孫子遭刑而著

兵戒不韋遼蜀而集呂覽皆此類也此亦太史公自寓意處

信陵君列傳贊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

子為信陵君索隱曰地理志云無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

翰林庶吉士黃

志靖評

按此傳不載

國策

宮詹學士瞿景

淳評

按公子為人

一勾迴一篇

綱領而賢多

容三字又此

段之綱領故

傳賢字凡二

見容字凡二

十四見

太史修撰陸可

教評

三公之好士

也以自張也

信陵君之好

士也以存魏

也為子同

又評

叙侯生事業

累如貫珠

狀元修撰朱之

蕃評

按前欲觀公

子微察公子

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

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

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

傳與烽言趙冠至且入界又謂曰作高木檣檣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新魏

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正義曰為復博如故

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

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申瑤泉曰先提此趙王所

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此又

魏之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盈又曹植音嬴瘦之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

聞之往請欲厚迂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

子財李九我曰此數語是叙侯生亦有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

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

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往車騎過之公子引

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索隱曰俾音滿計反倪音五計反故久立與

兩段形容皆為侯生因謂公子一改張本

家宰學士申時

行評

此處伏臣所過屠者朱亥以為下文荐用張本

又評

秦之以聲勢恐嚇人也亦足令人怖矣

九百學士徐顯

卿評

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索隱曰贊告也。謂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為一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謂過待已之禮。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過厚也。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以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住。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伏後朱亥云。小禮無所用。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迂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索隱曰魏將姓名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全荆石曰兵不遽進亦不必遽退。故曰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

按平原讓魏
公子之言以

急人之困一
語相抑揚與

魯仲連讓平
原君語同

宗伯學士蔡昂

評

叙侯生與公

子語宛然在

肩暖問蓋生

初欲為公子

畫計恐不從

故于其後遂

而畫之所以

繫其志耳

翰林編修方從

哲評

按屠長卿咏

信陵詩磊落

魏公子氣義

高秋足寧受

萬乘怒不為

博徒噴軒車

走四海願慶
大梁塵城有

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

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孫柏潭曰此一句動之以骨肉之情處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

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

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

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

王荆石曰此亦不為他畫計亦不明言可否蓋以待公子之再問也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

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

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

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饑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

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說

門曰間音閑謂靜語也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

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王鳳洲曰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蓄也謂欲為父復讎之

資蓄于心。已自王以下。欲求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

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董思白曰人殺如姬之

至死報仇乃英豪人此詩蓋謂信陵且得如姬之報非大丈夫不能余每讀此傳輒為信陵撫掌

文懿公詹丞楊守陳評

嗟嗒即項羽略啞叱吃狀其勇氣也

館師學士沈一貫評

國語叙越王伐吳所以遣恤軍士者亦此意但彼用數十百言此惟三句盡之而道勁不更難也

泣告於公子者其情切也自王以下莫能得其仇而公子得之則公子誠之施於如姬者其恩深也如姬感公子之恩直欲圖報而未有路耳

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代為竊符則如姬必許而符可得矣則得虎符奪

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沈蛟門曰既得虎符則奪晉鄙之兵

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北救趙難西却強秦此一舉而成五

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

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應前朱亥一段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季九我曰言彼若聽而自解兵則却見大

好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嗷嗷

宿將嗷大笑也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

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

用應前朱亥不復謝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

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

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穿鹿門曰疑之者疑魏王必不使人代已也舉手視

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令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

黃葵陽曰欲不以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解屬無心也

宗伯王世貞評
叙事轉折却
見婉轉

會魁侍讀李廷
機評
不可忘者以
德報德也不
可不忘者庶
幾乎無施勞
矣四豪之吝
若唐睢者其
言之近理者
歟

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鞬矢。

季九我曰。鞬音蘭。謂以威矢如今之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胡麓而短也。呂姓忱名作字林者。

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

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顧涇陽曰。應前侯生一紮。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

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數句收趙

考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

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王鳳洲曰。此客國物。有不可忘。或有

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董

白曰。人有恩於我。則我不可忘。我有恩於人。則我所當忘。此君子長者之道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

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

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

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言。鼻過以負於魏。負音無功於

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

少師大學士王錫爵評

使平原君素禮此二人則

邯鄲之厄豈有上計乃魏

公子獨知之

翰林編修全天

叙評

信陵君諫書

中載之本傳

中在魏世家

翰林編修鄒德

傳評

替語有感嘆

於諸公子中

蓋有取於信

陵也

子湯沐邑索隱曰部音霍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

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王荆石曰

終怒已也。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

毛公薛公兩人。史失其名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

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

目立天下乎。黃葵陽曰此數語極是痛心刺骨處所以卒能感動公子也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

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

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諸侯推重公子之高義故各遣兵救魏也

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北。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於函谷關。抑秦兵。索隱

曰抑音應。謂秦兵不敢出。王荆石曰與不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

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李九我曰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一篇圖七卷索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

必皆名之名之者指其為某人所進也